

□雪樱

父亲离开后，我一直找不到夏天的打开方式。夏至吃凉面，黄瓜切细丝，胡萝卜咸菜丁、香椿咸菜末、麻汁要备齐，蒜呢，要用手捂着蒜白子，一下一下捣烂成泥，直到手掌又红又疼……这些繁琐而细致的工序，原来就是未曾加工的记忆。“再给我拿两瓣大蒜！”这个夏天，当我吃第一口凉面时，父亲的大嗓门在我耳畔萦绕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

小区对过的学校里有一家老驾校，经常遇到前来学车的人打听地方，也不乏一些残障人士。那天中午饭点，母亲跑出去买馒头，连口罩也忘了戴，拖拉着脚步就匆匆出了门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她才回来，后背湿了半截，汗珠在脸上乱爬，顾不上换件干松的衣服，她兴冲冲地和我说起一件事。

她遇见一对来学车的母子，母亲用轮椅推着儿子，那轮椅看上去轻盈、便捷，两个轮子跑起来嗖嗖的，像风一样。她追上去问轮椅是什么牌子的，对方告诉她轮椅的品牌，她怕记不住，向旁边的小商贩要来笔和半截纸壳，写两下，揣进口袋。还没问完，男孩就划着轮椅跑出老远，他母亲话没说完便追了过去，一前一后，引人围观。母亲喃喃地对我说：“人家这款轮椅不用打气，关键是轻便好用，你去网上搜搜。”结果没搜到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母亲却念念不忘，晚上睡前想起来就叨叨几句，“那个男孩看来自尊心很强，不愿与陌生人说话。”我点点头。

夏至那天早上，母亲去西边路口买早餐，打完豆浆准备离开时，猛然间发现坐在长条桌上吃早餐的正是那天学车的母子俩。她一阵狂喜，赶紧上前询问轮椅是否厂家定做、究竟在哪个地方买的。这时候，男孩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推开还没喝完的豆腐脑，双臂一挥，划着轮椅扭头就走了。他的母亲回答完，无奈地摇摇头，直说：“孩子不懂事。”原来，他们来自城郊，早起过来学车，图个凉快。说完，她就起身追男孩去了，桌上剩下几根油条和半碗豆腐脑，冷冷清清，好像憋着一肚子委屈。

母亲为我的轮椅操碎了心，这样说一点不夸张。出门前的擦拭，回来后的放置，最头疼的是各种小故障不期而至，除了轮子不响，没有不“咯噔”的地方，经常为此提心吊胆。每次给轮胎充气也很费劲，上次不知怎么打气筒坏了，她跑出去找修自行车的修理，没想到修了后更难用。她从心

【有所思】

## 通往父亲的路



里记下了这件事：买辆新轮椅，让我少受罪。于是，便有了开头的这一幕追问。母亲奔波的身影，让我温暖又惆怅，因为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，继而寻到通往父亲的路。

这个月底，父亲离开两年了，既短又长，既恍若昨日又好像几个世纪那样漫长，我依然如同做梦，只不过，独多了份清醒：他走了，我少了一个可以掏心掏肺聊天的人，一个可以毫无顾忌敞开心扉的人。到哪里，才能找到像他一样的倾听者呢？时间缄默不语，我的心里逆流成河，回荡着一个轰然巨响：他不在了，我写的书，给谁看呢？好像生活失去了意义。叶兆言在长篇小说《通往父亲之路》中也写到这一困惑：主人公张左，后来成为学术编辑，在父亲张希夷去世后，与他有关的书籍编得越多，就越不了解父亲。小说俨然是更真实的生活。张左幼时，父母便离了婚，张左由外公魏仁抚养，外公培养他练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也是他精神层面的父亲。魏仁与张希夷则是精神盟友，他师从张希夷祖父学习古文字学，张希夷跟他学习甲骨文，两人虽为翁婿，却远胜过父子关系。后来，张左的儿子张卞与英国混血女孩结婚，有了第三代查尔斯。张左觉得还是与父亲很陌生。“通往父亲的道路太漫长，张左发现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走近过张希夷，有时候走得很近，感觉越远。张左现在只剩下一个身份，这就是国学大师张希夷的儿子。”与其说叶兆言了却一桩心愿，用六十年的家族文化传承史完成对父辈的致敬，不如视作对上世纪80年代少年记忆的反刍，在反刍中痛定思痛，完成生命的超越。

通往父亲的路，我又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他自幼饱尝摔伤之痛，当时爷爷在外地出差，等回来再带他去医院就诊为时已晚，留下终生遗憾；看到了他工作之后的吃苦耐劳，看到了他遭遇苦难后的刚直，看到了他为我治病四处打听偏方的恳求眼神……太多的细节在心头滚动、碾压，给予我嵌入骨血的至痛至爱。父亲所经历的一切，使我不敢浪费时间，不敢亵渎生命，不敢轻言放弃，更没有任何理由中断或放弃写作，好像只有这个样子，才能对得起他所负载的岁月之重。想起一桩小事，母亲去银行办理业务，偶遇以前厂里的老同事吴姨，二三十年不见，都老得认不出模样了。她的老伴体弱多病，现在卧床不能自理，她念念不忘父亲当年跑前跑后帮忙办病退一事。“他是个热心肠，待人真心实意，对谁都一样。”母亲含泪不语。骨子里的善良是父亲对我的灵魂暗语，也是我用一生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诗人多多写道：“我的身后跪着我的祖先 / 与将被做成椅子的幼树一道 / 升入冷酷的太空 / 拔草。我们身右 / 跪着一个阴沉的星球 / 穿着铁鞋寻找出生的迹象 / 然后接着挖——通往父亲的路……”通往父亲的路实在太漫长，人生又极短暂，这恰恰诠释了一个举世皆知的道理，长的是苦难，短的是人生。我慢慢地挖掘，慢慢地发现，用心灵，用文字，也用目光；当目光与目光隔空对视，就是生命与生命隔空相聚——不知不觉中，我就活成了他的模样。

通往父亲的路，重叠着我的车辙印，以及我眼底流转的星光。

【浮世绘】

□丹萍

我不会开车，也没有车。和朋友相约一起吃饭或看电影，他们说开车来接我，我断断不肯——别说是现在，即使在我年轻貌美的岁月，我也特别不喜欢别人接送我。尤其是去其他城市，朋友到机场接我，路远，一来一回，成本很高，根本没必要。送我也没必要，本来是坦坦荡荡，依依惜别的，在车里的小空间再一起关上一个小时，反而局促了。

前几天去朋友舜哥那里喝茶，就是那种好多人、好多事混着一起谈的茶局。散的时候下起了大雨，舜哥让一起喝茶的一个小伙子送我回去——刚认识的，这个小伙子穿着潮牌衣服，就是那种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布料在身上挂着、没什么实际功能的设计。听得出来，他热爱西方哲学，读了很多原著。我断然拒绝了，除了我本来就不愿意麻烦人以外，还有就是我知道的潮牌非常有限，唯一读过的西哲原著就是叔本华——可能路上我们根本没什么话说。

等一起喝茶的朋友都去车库取车了，我一头钻进雨里，骑了共享单车回家。我骑得很慢，慢到好像在冲凉，还要等着水压不足的喷头出水淋到我身上一样。下大雨的时候能见度差，雨声盖过了其他声音，搞得世界简单得像一个舞台，雨像假雨，我也像假装在淋雨。

主动淋雨，就是最开心的事之一；被动淋雨，却是最惨的事之一。这是一念之差的最好案例。

回到家把淋湿的衣服扔进洗衣机，洗一个热水澡，生活又恢复了秩序。在喝茶时刚建的聊天群里回复一声，说我到家了。开车的朋友们说，他们还堵在路上呢！

虽然不喜欢被别人接送，但到家了说一声是个好习惯。尤其是朋友聚会到很晚，散了以后，大家彼此还是有点牵挂的。就好像《劳动法》说的，上下班路上安全出了问题，是企业的责任。聚会也是一样，安全到了家，才算聚会项目结束。

以前聚会散了，男男女女，谁送谁回家，往往是新的故事的开始。这两年我们的年龄都大了，对感情的事看得淡了。以前惦记着一晌贪欢，现在惦记的，真的只是这个人。

最近我迷恋上了坐公交车出门。以前是搭地铁，所以我生活过的城市在我心目中就是构建在地铁站上，而且在我心目中，每条地铁线好像都有不同的性格。北京的十号线很敦厚，是会过日子、有点压力的中年人；广州的五号线很洋气，但又有点碎碎念。

出门搭公交车，131路。低头踱到公交车站，看见131路刚刚迎面启动。如果我反应够快，抬手示意司机，他就会停车，偏偏我迟疑了一下，车就开走了。于是拿出手机，想查查下一班车还有几分钟，结果一抬头眼看着又一班131路开过去了。这下好了，再等下一班真的要好久。瞬间想哭，觉得自己太失败了。

如果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不是回去取了一次遮阳帽，那我就可以赶上第一班车了。

如果不是我坚信两班车不会离那么近，不低头看手机，那么我就不会错过第二班车了。

如果我事业有成，我就不需要这么热的天还要搭公交车出去工作。如果我不是毕业后来了广州，就不会生活在夏天这么热的城市……

我尝试着看哪个念头会让自己更痛苦，但一阵风吹过，我忽然醒悟了：不要矫情了，我并不着急，没什么赶时间的事，有什么好痛苦？我可以等下一班车啊！

空无一人的车站，我坐在冰凉的不锈钢长椅上，看眼前的人来人往，车站旁边的大榕树投下巨大的树荫，构成一个舞台，把我和忙碌的世界隔开。将来未来的车，将开始未开始的一个瞬间，多好啊！

投稿邮箱：

qlwbrenjian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【在人间】

□夏绪乾

忘年交郭栋的妻子是地道的京城淑女，她曾对来自山东农村婆家的小菜“盐豆子”掩鼻躲闪。她就纳闷了：老公为什么对异味浓烈的“盐豆子”那般痴迷？郭栋逗她：俺娘做的“盐豆子”里有秘料。妻子壮着胆儿品尝了平日可望而生的“盐豆子”，果然好吃、开胃！从此，她像郭栋一样欲罢不能。

郭栋的老家位于鲁东南鄒城县境内为数不多的砂姜黑土区域，当地秋收大田作物是清一色的适应性特强、极耐瘠薄的黄豆。郭栋小时候屡屡被单亲娘领着下田体验劳动，他对黄豆的生长历程太过熟悉：埋进地里的黄豆粒拱土展开伸向天空的两片子叶，渐渐生长成为丰满的豆棵，开过白色或紫色的小花后再缀满沉甸甸的豆荚。郭栋更目睹了娘在田野里狼狈不堪的形象——天旱挑水浇豆时的汗流浹背，梅雨季节开沟排涝时的满身泥泞，烈日下除草灭虫时的灰头土脸。

娘尽管整天起早贪黑在田里忙个不停，可收入实在难以支撑日常家用。她开始捂“盐豆子”卖。娘每次用6个小时左右的文火把大铁锅里的黄豆粒煮至全无硬芯，捞出沥干汤汁装入蒲草包中，置于室内干燥的豆秸堆里，自然发酵成布满晶晶黏丝的褐色软豆粒——整个操作流程称为捂“盐豆子”。褐色软豆粒佐以盐、干红辣椒粉、姜末等，就是可以储存备食的“盐豆子”了。将“盐豆子”与

## 煮豆燃豆其

稍加腌制出水的鲜萝卜片混搭，即成十分美味的开胃小菜。

娘捂的“盐豆子”纯正地道，一经上市，便赢得极好的口碑。顾客们调侃说：“盐豆子”闻着臭、吃着香，一顿缺少馋得慌。“盐豆子”俨然成了治愈各种“没胃口”的灵丹妙药。

娘年复一年地种黄豆、捂“盐豆子”。凭着卖“盐豆子”的赢利，担负起了郭栋从小学到大学直至读完博士的全部费用。郭栋博士毕业后入职京城一家国有大型科研单位，进而购房安家、娶妻生子。房子还是娘催促郭栋认筹的。她说：“我拿不出太多钱，就给你100万帮衬一下首付吧。”郭栋吃惊：“您哪来这么多钱？”娘回应：“俺攒的呗！”

郭栋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——安身之地，全身心投入科研，成为单位的学术骨干。前些年，每每接到娘“‘盐豆子’已经捂好”的电话后，郭栋就会匆匆地回家拿“盐豆子”。最近几年，他业务繁忙脱不开身，就请娘快递“盐豆子”到京城。这一次，郭栋携妻儿一同回乡探亲。他们打算多住数日，弥补多年没有回来看望老人家的亏欠，同时满足妻子的好奇心——儿媳妇早就想亲眼看看婆婆制作“盐豆子”的全景了。

到了自家庭院，他们瞧见娘正在忙碌着，把海量的“盐豆子”热腾腾的卤水豆腐批发给分销商。院子里多出了电动石磨、特大不锈钢桶、纱布吊包以及超大铁锅等家什。分销商离去，蘸着“盐豆子”吃热豆腐的郭栋埋怨娘：“添了豆腐生

意，您可从来没透露过呀。”娘笑了：“现在可以交实底了，我帮衬你们买房子的钱，有80万是亲戚转借和担保的贷款。俺既卖‘盐豆子’又批发豆腐，不就多赚了一份钱嘛。下个星期，贷款本息就全还清了！”郭栋与妻子面面相觑，一时语塞。

另一灶台的大铁锅里，黄豆粒浸没在水中。郭栋明白那是娘准备煮熟后捂“盐豆子”的，他邀妻子一起烧地锅，替换老人家歇息一下。续进灶膛的豆秸燃起了红彤彤的火苗，郭栋的儿子冷不丁吟出在幼儿园刚刚学过的《七步诗》：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”真够应景啊！

郭栋问妻子：“现在，你还觉得《七步诗》是比喻兄弟相残吗？”

妻子蹙眉：“难不成还有别的说道？”郭栋开讲：“‘豆其’就是豆秸。豆秸与豆粒可不是同辈呀！它们实质上是‘母子’关系。没有豆秸的燃烧加把火，豆腥味十足的黄豆粒凭什么升华成身价更高的‘盐豆子’、白豆腐呢？豆秸与豆粒，就如同娘和咱们。没有娘的血汗付出，我一个寒门弟子，靠什么读到博士？”

妻子点头认同。郭栋问：“你看，娘还是原来照片上的那个样子吗？”妻子细细打量着刚刚60岁的婆婆，脊背佝偻，双手皴裂，白发满头，外表的老态远远早于实际年龄。此情此景，她终于品味出来了：婆婆的“盐豆子”里除了煮熟豆粒发酵产生的异香外，确实还有郭栋所言的一味“秘料”——刻骨铭心的母爱。